

● 美国著名侦探小说系列 ●
● [美国] 比格斯 著
● 熊人 编选
● 凡 许佐军 译
● 潘 明 校

晚宴上的枪声



译林出版社

晚宴上的枪声

(原名《掌管钥匙的人》)

〔美国〕厄尔·德·比格斯 著

龚 人 编选

许传玺、于 凡 译

潘 明 校

译林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常熟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16 印张5.625 字数180,000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67-091-9

I·31

定价:2.30元

晚宴上的枪声

〔美国〕厄尔·德·比格斯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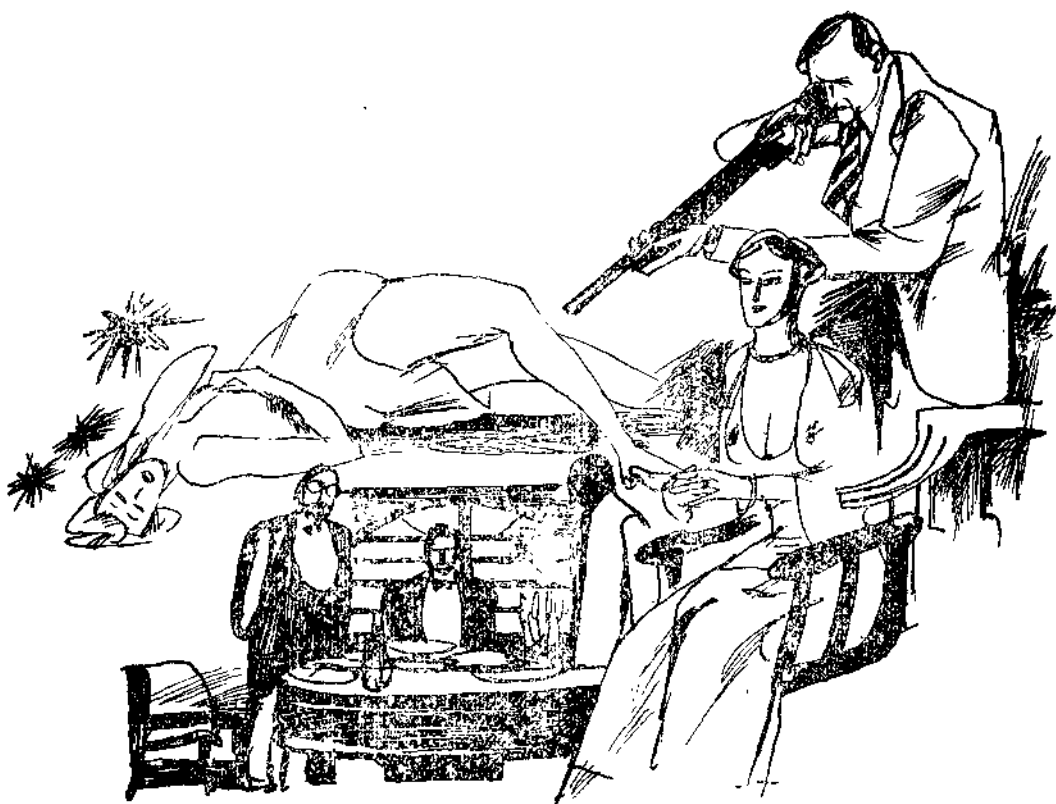
龚 人 编选

许传玺、于 芃 译

潘 明 校

本书系“英美十大名探探案小说系列”之一。作者比格斯是美国侦探小说家，他从哈佛大学毕业后便在波士顿当记者，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他所塑造的华裔侦探陈查理神通广大，充满了东方人特有的乐天性格和幽默，成为英语世界华人社会中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

著名女歌星爱伦结过4次婚，她的第一任丈夫沃德是个富翁，可深受年高无后孤独之苦。当听说爱伦与他离婚7个月后会生一子时，他便想找到那孩子，以继承他的财产。为了打听孩子的下落，他邀请了爱伦及后三任丈夫一起到别墅来，并请来了火奴鲁鲁警察局大名鼎鼎的华裔侦探陈查理。晚宴后，爱伦突然中弹身亡，陈查理旋即配合当地治安总监唐·霍特调查此案。次日深夜，女歌星的第三任丈夫斯万又遭枪杀，使案件更加复杂。根据深入调查和别人口供，疑点逐渐集中在沃德的华人老仆阿兴身上，而他又不得不洗清自己辩解。多亏了新的指纹验证结果，致使这一谜案真相大白：当爱伦告诉沃德那孩子因车祸已不在人世时，沃德再也忍受不了这一打击，便开枪打死了爱伦。可斯万发现了这一秘密，便敲诈沃德，沃德无奈，又枪杀了斯万。小说描写了这四任丈夫及歌星之间的种种纠葛，反映了西方探案的推理方式和东方断案的缜密思维，充满了传奇色彩。



1. 高山之雪

列车离开萨克拉门托不久，鼓足气力，开始了漫长的爬坡，朝着高山地区和特拉基镇行进。沿途，片片积雪在临近黄昏的阳光下闪闪烁烁，熠熠生辉；在遥远的前方，白雪覆盖的群峰突兀地耸现，山峰背后映衬着这个迟到的春季灰白色的天空。

两位列车员在普尔门式卧车车厢里一前一后走着。他们彼此相伴，好像这会更加安全似的。他们沿过道走来，在第七排座位前停住脚步。“在萨克拉门托上车的乘客请出示车票，”走在前面的一位开口道。坐在这排座位上的乘客，一个看起来不过20岁的金发姑娘把几张绿色小纸片递给他。列车员扫了一眼，将其中一张交给他的同伴。“第七排座位，”他大声说，“去里诺。”

“里诺，”另一位更加大声地重复道。

他们继续往前走。在列车员身后，姑娘用一种胆怯与挑战相混合的神气环视四周。从她前一天离开家，这是她第一次在众人面前被贴上“去里诺”的标签。一些陌生的面孔从车厢各处朝她转过来，漫

不经心地打量着她。几张面孔在会意地微笑，其他的则漠然处之，没有表情。在乘车旅行的时候，人们就不像平常那样彬彬有礼了。

只有一名旅客显得无动于衷。在过道对面第八排座位上，姑娘注意到一位男子的宽阔肩膀和厚实的脊背。这位男子穿一身黑色西装，倚窗而坐，正入神地望着窗外。仅凭这副背影便可断定他正沉浸在深思之中。去里诺的年轻姑娘不知怎的对他颇感兴趣。

那男子转过身，姑娘明白了，她看到这是一位中国人。一个关心自己而不愿多事的民族，可敬的民族。这位中国男子体形微胖，正当壮年。他那双略小的黑眼睛由于内心的兴奋在闪闪发光；他双唇微启，微微地笑着，似乎表明他正感受到突如其来的巨大喜悦。他甚至没有向第七排座位瞥上一眼，便站起身，快步向车厢前部走去。

他来到车厢前部靠近车门处，站在那儿深深地吸着冰冷的空气。片刻后他又情不自禁地凑到窗前。列车爬得更慢了；放眼望去，车窗外一片银白。这时他觉察到有人正站在他的背后，他转过身：是列车上的女服务员，一位华人姑娘。整个下午这姑娘不时地向他投来谨慎的一瞥，这他早已感觉到了。现在她正仰起头，严肃地望着他。

“你好，”男子向她招呼道，“我应该感谢你。你来得正是时候。我正忍不住要找人聊聊呢。我必须把激情的潮水释放出去，不然就要决堤了。要知道，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雪！”

“噢——我太高兴了！”姑娘答道。对于男子的随意寒暄，这种答话有些唐突，但这个胖胖的华人男子显然过于激动而没有留意。

“你看，是这样，”他急切地继续说。“我平生所能回忆的只有摇曳的棕榈，热带的信风，珊瑚海滩的浪花——”

“火奴鲁鲁，”姑娘突然插嘴道。

他停下来，看着她。“大概你也到过夏威夷吧？”他问。

她摇摇头。“没有”。我生在旧金山。但我在杂志广告上看到过——另外——”

“你很聪明，”男子打断她的话，“你的推理非常准确。我在火奴鲁鲁定居多年。我到过加利福尼亚，并且从沙漠平地上远远地看到过山上的积雪。但那毕竟像梦一样不够真切。现在我就要来到真正的雪原，这里到处都是白雪。马上我就要把怯生生的双脚迈进冰凉惬意的积雪，我就能大口大口地吸着那凉凉的空气了。”他叹了口气，又说：“生活太美了。”

“有些人觉得雪很讨厌，”姑娘说道。

“肯定还有人以为星星是天上的污点呢。但是你和我，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美不是无动于衷的。我们喜欢旅行——通过旅行去发现新奇的事物，寻找变化。对吧？”

“对，我的确喜欢。”

“啊——你应该去看看我的夏威夷。不要以为我在讲得眉飞色舞时会忘记我自己故乡的魅力。我有一个和你年龄相仿的女儿——如果能给你当导游，她会多么高兴！她会带你游遍火奴鲁鲁，去看开满鲜花的树，去看——”

“也许去看新建的警察局吧，”姑娘冷不防叫道。

男子微微怔了一下，注视着姑娘。“我想你认识我吧？”他说。

“当然认识，”姑娘微笑道。“这些年你一直是我崇拜的新闻人物。我那时还是孩子，但你在沙漠平地上运送非力摩珍珠时，我看报上的报道都入了迷。还有，你在旧金山抓获杀害伦敦警察厅要人的凶手那会儿，我屏着呼吸一字不漏地看完每天的连续报道。而且，就在三个星期以前，你又来到旧金山，抓住了一个更残暴的凶手。”

“那也不能说明我就是——”他耸耸肩。

“所有的报纸上都有你的照片。你忘了吗？”

“我真想把它忘了，”他遗憾地说。“报上登的真是我的照片吗？”

“当然是，此外我还亲眼见过你。那是四个月前，当时陈氏家族会正在旧金山为你举行酒宴。我母亲姓陈，所以我们都去了。你走进大厅时，我离你只有几步远，后来，我们的座位隔得太远，所以我听不到你的致词，但别人告诉我你的讲话文辞横溢，美妙动听。”

他耸耸肩。“陈氏家族会理应更加尊重事实，”他表示异议。

“我叫怀奥莉·李，”她接着说，向他伸出一只小巧的手。“您呢？我可以说出您的名字吗？”

“为什么不呢？”他答道，握住了她的手。“你给我设下了圈套。我叫陈查理，火奴鲁鲁警察局现任探长。”

“你在奥克兰站上车时，我丈夫和我就认出你了，”姑娘继续说。“他叫亨利·李，是餐车服务员，”她骄傲地加了一句。“不过，他严厉地叮嘱我不要同你讲话——所以当你先开口和我说话时，我嚷道‘我太高兴了！’我丈夫说，陈探长也许在办一件新的谋杀案，不希望暴露自己的身份。他是对的，我丈夫。”

“做丈夫的应该如此，”陈查理点头道。“不过这次他可错了。”

姑娘的脸上闪过一丝失望的神色。“那么你不是在追踪凶犯了？”

“我只是在追踪自己。”

“我们还以为最近又出谋杀案了——”

查理笑了。“这是美国大陆，”他说，“所以自然又出了许多件谋杀案。但我高兴地说，没有一件与我有关。不——现在我心里只有那些雪峰。”

“那么——我能让我丈夫，和你说话吗？这种荣耀会让他乐不可支的。”

陈查理把手放到姑娘的手臂上。“我自己去告诉他，”他说。“而且下车之前我会再来看你。你友好的话语使我如同久旱逢甘雨一般。再见。”

他穿过前面的车门，身后，他那娇小的同胞仍站在冰冷的平台上，面颊潮红，呼吸也变得急促了。

他来到餐车时，穿着白色上装的餐车侍者正殷勤地弯腰站在车厢里唯一一名乘客身边。乘客吩咐完，他直起身，朝陈查理站的方向看了一眼。这是一个瘦小的华人，在他厚厚的眼皮下有一种显示强烈兴趣的光焰一闪而过，这微妙的细节只有与他同种族的人能够辨识。

查理坐到一张单人沙发上，因为没有更好的事

可做，便观察起坐在过道稍远处的另一位旅客。那是个体瘦削，长相有些特别的外国人——或许是拉丁族人吧，查理想。他的头发和这位侦探的一样，乌黑柔滑，富有光泽，只是在鬓边略有几绺白发。他眼睛灵活，转动很快，一双纤细的手神经质地东摸摸，西碰碰。他斜斜地坐在沙发边上，似乎在火车上的这段时间只不过是激烈动荡的生活中一段小小的插曲。

侍者用银盘托着一包香烟走回车厢，从那位乘客手中拿到烟钱和小费。陈查理向他点头招呼。华人青年立刻到了他的身边。

“劳驾，请来一杯桔子汁”，陈查理吩咐道。

“愿意为您效劳”，侍者说完，像猎犬一般迅疾走开了，他以惊人的速度回到车厢，把饮料放在陈查理那把沙发椅的扶手上。他正不情愿地挪开身去，侦探说话了。

“叫得好极了”，他高举着杯子，说。

“是的，先生”，侍者答道，一边用和车厢门边那位华人姑娘非常相似的神情望着查理。

“有助于减肥”，陈查理继续说。“我想你大概不担心发胖，至于我，你看我的身子把这么大的沙发都塞满了。”

另一位眯起眼睛。“吃人老虎有时确实胖了些”，他说，“但它仍能分毫不差的捕食。”

查理微笑了一下。“过桥时最好和天性谨慎的人结伴同行。”

侍者点点头。“在国外旅行，还是用当地习惯谈话为好。”

“我欣赏你的谨慎”，陈查理对他说。“不过我刚才和你妻子讲过，我们现在幸好不必谨慎。吃人老虎目前正失业呢。你不妨对他直呼姓名。”

“啊，谢谢您，探长。在任何场合遇见您都是莫大的荣耀。我妻子和我很久以来就景仰您的成就。现在您似乎正站在名誉的顶峰呢。”

查理叹口气，把桔子汁喝干。“站在顶峰的人”，他说，“除了下山便无路可走了。”

“也许可以继续呆在顶峰，不必马上离开”，侍者提醒他。

“很对。”侦探赞许地点头。“多么聪明，多么富有效率。当我见到你妻子时，我为你庆幸。现在我看到你，又为她感到高兴。”

青年人的脸上现出愉快的微笑。他答道：“这句话可以记入我们的家谱。虽说受到赞扬的人微不足道，但讲话者却鼎鼎大名。您能赏光再喝一杯吗？”

“不，谢谢。”陈查理看了一眼手表。“再过25分钟就到特拉基镇了，我想。”

“24分30秒”，亨利·李按照他在列车上工作的习惯答道。他的黑眼睛里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惊讶神色。“您在特拉基下车吗？探长？”

“对，”查理点点头，眼睛盯着另一位乘客，他发现此人对他们的谈话突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我想您刚才说过，您是来观光的吧？”侍者又说。

陈查理微笑着。“一部分是这样，”他温和地说。

“啊，是的——一部分，”亨利·李重复说。他看到陈查理把手伸进裤袋。“对不起，饮料费50美分。”

查理点点头，犹豫了片刻，然后把50美分放到银盘上。他不是不知道西方付小费的习俗，但同时他也清楚中国人敏感的性格。现在他们要作为朋友分手了，而不是主人和仆役。他从亨利·李的眼神中看出青年人对他屈到体贴十分感激。

“非常感谢”，侍者说着，深深地鞠了一躬。“为陈查理探长效劳，我万分荣幸。”

这时侦探的眼睛恰好望着车厢另一端那位外国人模样的旅客。那位男子正要点一支香烟，但在听到“陈查理”这个名字时，他停住手，愣在那儿，直到火柴灼痛了他的指尖。他扔掉火柴，又划着一根，把香烟点上，随后走过来，坐到陈查理旁边的一只沙发椅上。

“对不起，”他说，“我不想无故打扰您。但我在无意中听到您要在特拉基下车。我也去那儿。”

“是么？”陈查理有礼貌地回答。

“哦，是的。我听说那地方在这种季节很荒凉。”

“不过雪景很美，”查理提醒他。

“呸！”对方厌恶地耸耸肩膀。“我对雪可受够了。我随着意大利军队在北方打了两个冬天的仗。”

“对您来说，那种差事可不愉快。”查理说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

“对不起——没有冒犯的意思。我是说这与您的气质不合。您是一位音乐家。”

“那么您认识我了？”

“我还没有这种福份。但我注意到您的指尖磨平了，生了硬茧。您拉过小提琴。”

“我不止拉过小提琴。我是路易·洛曼诺，歌剧指挥。啊——我想那对您毫无意义。但在我的国家——在米兰的拉斯加勒，在那不勒斯，还有，在巴黎，在伦敦，甚至在纽约——可是，这一切现在都完了。”

“我很遗憾。”

“完了——让一个女人给毁了。一个女人

但我干嘛要讲这个？我们都在特拉基下车。然后——”

“啊，是的——然后。”

“我们将结伴同行，陈先生。我忍不住这样称呼您——我听到了这个名字。不过那很好，因为有人告诉我将会碰到您。您不信吗？看看这个。”

他递给陈查理一份电报。电报纸上沾了几点污迹，并且有一些折过的细痕。侦探读道：

“旧金山，基拉尼旅馆，路易·洛曼诺先生收：欢迎您到塔霍湖寒舍做客。因春季来迟，环湖公路不通。在特拉基下车，我会打电话到当地租车场，请他们派车接候。您将乘车到塔霍客栈。我另派人在塔霍码头等您，用汽艇带您到我处——松影别墅。其他客人可在特拉基与您一同搭乘汽车，其中有火奴鲁鲁的陈查理先生。多谢赏光。”

达德利·沃德

查理将电报递还给他，意大利人马上伸手接了过去。“现在我明白了，”查理说。

洛曼诺先生做了个绝望的手势。“您比我有运气。我知道去这个松影别墅的路线——仅此而已。您呢，也许您是达德利·沃德先生的老朋友吧？您大概对此事一清二楚。”

查理的脸上毫无表情。“那么，您自己不知道吗？”他问。

“一无所知，”意大利人承认。

“达德利·沃德先生和您不是朋友？”

“根本不是。我从未见过他。当然，我知道他是一个旧金山望族的后裔，非常有钱。每年这个季节他就早早地来到塔霍湖区，在他的别墅里渡过暑假。几天前我十分意外地收到他的来信，请我到此处小住几天。据沃德先生说，他有某件事情要谈，他还保证为我的不怕麻烦付一笔可观的报酬。因为某种讨厌的意外情况，先生，我当时，不，我现在——手头很紧，所以我同意了。”

“您完全不知道沃德先生要谈什么吗？”

“我当然知道一点。您知道——沃德先生曾做过我妻子的——丈夫。”陈查理困惑地点头。“不过，我和他关系并不很近。我们中间还隔着两个。他是第一个，我是第四位——我妻子现在的丈夫。”

查理努力不使自己露出惊异的表情。他在夏威夷家中的妻子对此会怎么想？但他此刻是在美国大陆，距里诺只有几英里远了。

“假如我说出我妻子是谁，”意大利人接着说，

“或许您就更明白了。她这个人——抱歉，连先生您也会略有耳闻——世界闻名！兰蒂妮，歌剧明星爱伦·兰蒂妮。”他兴奋地坐到椅子边上。“她那样的天才——举世无双。她那副歌喉——美妙绝伦。而她那一颗心——像那些雪下的岩石一样冷酷。”他向窗外闪过的景色挥了挥手。

“对不起，”查理说，“那么您与您妻子并不幸福了？”

“幸福？和她？先生，和她在一起会幸福？”他站起来，摆出要说个痛快的姿势。“我和一个此刻正在里诺想方设法与我打离婚的女人会幸福？她已经打定主意要嫁给她的新相好——一个油灰脸的蠢小子！我为她做了那么多事情，我在她身上倾注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们已经讲妥，由她转让给我一份财产，可她现在连第一批款子也没寄来——她把我丢下不管了——”

他又重重地坐到沙发椅上。“可是又能怎样？我还能指望她做什么呢？她历来如此。她找丈夫从来没有找对过。”

陈查理点点头。“这山望着那山高哇！”他评论说。

洛曼诺先生又兴奋起来。“是这话。正是这样。这是她的老一套了。看看她的历史吧——她最先嫁给达德利·沃德。样样东西她都不缺，只少个新丈夫。很快她就找了一个，他叫约翰·赖德。可是他也不长久。然后——又是一个。他叫——管他叫什么！我忘了。然后是我。我洛曼诺从早忙到黑，把每个小时都献给了她的嗓子，尽心尽力地训练她。先生，是我把意大利的传统发声法教给她的，不懂这套发声法，一名歌手就一钱不值——一钱不值。您也许不相信——我遇到她时，她还不知道有这种发声法呢。”

他悲哀地把头埋在手巾中。查理静候在一旁，没有插话。

“现在，”洛曼诺先生继续说，“又是这个青年歌手——这个某某先生。他会劝阻她不吃馅饼——以保持她那完美的体形吗？他会给她配好合漱剂，提醒她漱口吗？现在我想起第三个丈夫的名字了——他叫弗雷德里克·斯万医生，喉科专家。他离婚后就住在里诺——毫无疑问，她又和他调起情了。她把那个青年歌手抓牢之后，也会和我调情的。历来如此。可现在——现在她连那笔讲好的款子都不给我了——”

亨利·李走上前来。“对不起，探长，”他说，“还有3分钟到特拉基。”

洛曼诺向门口冲去，显然是到车厢里拿他的行

李,查理向他的同胞转过身。

“认识你非常高兴,”他说。

“我也一样,”亨利·李答道。“并且,我祝您观光愉快。一部分是这样,”他笑着加了一句。“我会看报纸的。”

“报纸上不会报道这些事,”查理告诉他。

“请您原谅我这么说,”亨利·李回答,“我还是要看报纸。”

查理回到卧铺车厢。窗外天色已暗淡下来,外面的雪已看不清了。他把自己的几只提包归到一起,交给搬运夫,然后开始穿上他为这次旅行而买的厚大衣——一辈子头一次穿这样厚的衣服。

他来到车门旁时,李夫人正在等他。“我丈夫给我讲了他和你的愉快会面,”她大声说。“这是我们一生中不平凡的日子。我要把这些都讲给我那小儿子听,他现在足有11个月了。”

“请代我向他问好,”查理说道。这时,后面有什么东西重重地碰到他的腿上,他稍微晃了晃。他转过身,看到一个留浅黄色大胡子的高个男人刚从车门旁抓起一只提包。显然,就是这只提包猛撞了查理一下。查理等着他道歉。但那陌生人冷冷地看了他一眼,粗暴地把他推开,从他面前朝下车用的短梯挤去。

片刻之后,列车停稳。查理下了车,站到落满积雪的月台上。他向搬运夫付了小费,同李氏夫妇挥手告别,接着在站前灯光明亮的空地上走了几步。他平生第一次听到积雪在他脚下吱嘎作响,看到他呼出的热气在眼前形成团团白雾。

洛曼诺迅速走过来。“我已经找到咱们的汽车,”他说。“请快点过来。我保证你能看到这城市的风光,那可不是只演一夜的好戏呢。”

他们走近等在车站旁边的汽车,看到司机正和一个刚下火车的人说话。查理凑近一看——是留黄胡子的男人。那个人朝他们转过身。

“晚上好,”他说。“你们也是达德利·沃德的客人吗?我叫约翰·赖德。”

不等他们答话,他轻巧地坐到司机旁边人人都愿坐的最好的位置。“约翰·赖德。”查理向洛曼诺看去,见意大利人激动的脸上一副吃惊的表情。他们没说什么,坐到了后排座位上。汽车开动了。

车子开上一座小镇的中心街道。在冬日昏暗的暮色中,这座小镇就像一幕描写西部旧时景象的电影画面。他们看到一排挂着夜总会招牌的砖结构建筑,但从那些结满霜花的窗子望去,似乎今夜并没有举行狂欢聚会。几家饭店,门外的广告牌上只有些低度饮料,一家银行,一所邮局。不时有一两个人影

在黑暗中匆匆走过。

小汽车越过一条铁路支线,开进乡间银色的原野。这是查理第一次亲眼见到松树:高大、庄重,树根深扎于土中;它们的气味辛辣、芬芳,令人精神振作。查理想起家乡的棕榈,真难相信那棕榈与这些骄傲的巨树竟是同宗近亲。

路的两旁堆着扫出去的积雪。车轮上的防滑链不停地扑打路面,查理听着这响声,觉得新鲜有趣。现在他们的右侧是巨大的悬崖,左边是一条半封冻的小河。

坐在前边的男人没有回头,他一言不发。后座上的两人也都学着他的样子。

约1小时后,他们迎面看到零零落落几所房子里的灯光;又过了一会儿,汽车拐下公路,开进客栈的场院。一座巨大的木瓦楼孤零零地立在夜色中,只有底楼的几个房间亮着灯光。

司机在码头入口处停下车。一个头戴船夫帽的男子走过来。

“接到了吗?比尔?”他问。

“3个——对吧?”车场的人问他。

“行了。我给他们拿行李。”

比尔说了声再见,开车走了。真怪,看来他极想回到镇上去。船夫带他们走上码头。有一会儿查理停住脚步,他被眼前的美丽景色打动了。这是海拔6千英尺高处的一个湖泊,像一颗硕大的深色蓝宝石,为白雪皑皑的群峰所环绕。他们沿着微暗的码头继续向前走。

“不过,”洛曼诺叫道——“这湖——没有结冰呵。”

“塔霍湖从来不结冰,”向导不屑地向他解释。“太深了。好,我们到了。”他们在一艘外形优美的汽艇旁停下来。“我把你们的東西放上去,但我们还得再等一会儿。还有一个人没到。”

他话音刚落,一个男人顺着码头快步赶来。他来到众人面前,稍稍有些气喘。

“对不起,先生们,”他说。“希望没让你们久等。我在客栈呆了一会儿。我想咱们还是认识一下。我叫斯万,”他又补充道,“弗雷德里克·斯万医生。”

他逐个与他们握手,听他们自报姓名。当他和黄胡子上船之后,洛曼诺转向陈查理,轻声说道:

“请问,到了一个小鎮,看到所有旅店房间都住满了客人,你怎么称呼这种活动?”

“抱歉,不知道。”陈查理毫无表情地回答。

“好吧——我会想出来的。这种事我见多了。这叫——这叫赶集。就是这样。集会。我的朋友,

我们正要去参加一次集会。我们要去参加兰蒂妮伤心丈夫们的集会。”

他和陈查理上了船。片刻后，汽艇轻盈地掠过冰冷的水面，朝艾姆伦湾驶去。

2. 别墅晚宴

群山在夜幕下高高耸立，寂然无声。寒风从积雪的山坡上吹来。风中挟起的雪粉，偶尔刺痛陈查理宽宽的面颊。他怀着内心的喜悦，想着不可知的命运竟将他送到这样一种全新的环境。他想，他在亚热带住得实在太久了；他的血液不再能沸腾奔涌——查理把大衣裹紧一些：他的体力也大不如前。是的，毫无疑问——他正变得软弱无力。这种全新的环境正是他复生的良药；新的生命活力开始在他的血脉里流动；他的胸中翻腾起新的抱负；他渴望有个机会显示自己真正的力量。查理想起他到塔霍要办的事情，开始为它的简单性质后悔；从外表判断，这件事平平常常，绝不复杂。如果让他的儿子亨利来评论，他大概会说：爸爸到塔霍来遛遛弯儿。

虽然月亮还没有升起，他仍能大致看出汽艇右舷方向的湖岸景色。一座座高大的别墅在朦胧夜色中逐次向后闪过；房子里没有灯光，看不到生命的迹象。不久，陈查理远远望见在前方湖水边亮着一盏灯；汽艇驶近了一些：那原来是一长串照明灯，沿着一道码头依次排开。汽艇要靠岸了，他们费力地顶风前进。汽船停稳后，船上的人抬起头，看到一位50岁上下的男子正站在岸上：他没戴帽子，也没有穿大衣。他向众人挥了挥手，便急忙去帮着船夫系牢缆绳。

显然，这就是他们的东道主，达德利·沃德。即使站在寒风中他也是神情快活，举止优雅。他迎接众人上岸。“约翰，老伙计，”他对赖德说道，“你能来我真高兴。斯万医生，我感谢你的好意。这一位肯定是洛曼诺先生了——能在松影别墅迎接您真是十分荣幸。所谓松影现在有些看不清了，不过我向您保证，那些松树还是在的。”

查理总是谦恭地躲在最后。他跳上岸时，汽艇不由得剧烈晃动起来。沃德接住他，差不多是把他抱在了怀里。

“陈探长，”他叫道，“多年来一直想见到您。”

“我也一样，”陈查理答道，一边微微地喘着粗气。

“还是贵民族的传统：讲究礼节，”沃德微笑道。

“我很抱歉地提醒您，您不过是在——呃——不久前才听到我的名字。先生们——请随我来——”

他带着众人走上一条已经扫净积雪的宽阔的步道，向一所座落在万年松树丛间的楼房走去。听到他们的脚步声在宽舒的走廊上响起，一位年老的华人男仆将门打开。他们闻到炉火中木柴的气味，看到明亮的灯光；一桌丰盛的晚宴已经摆好，不久便可享用。众人迈过门槛，走进松影别墅宽敞的起居室。

“阿兴，替先生们脱去大衣。”主人机警敏捷，招待热诚周到。查理饶有兴趣地打量着他：50上下的年纪，或许更老一些；头发灰白，面色红润，神情愉快。他的衣服式样和选用的布料使人立刻看出他的身份：似乎只有贵族绅士才会知道这种高级裁缝的名字，向他们定做服装。他带着大家走到房间尽头巨大的壁炉旁边。

“今晚塔霍湖上有点冷啊，”他说。“可我自己倒很喜欢这种天气每年很早就来了。不过——炉火会把你们烤暖和的——还有这个。”他向一只托盘上的鸡尾酒挥了挥手。“一看到你们到岸，我就叫阿兴倒上酒了，这样不会误事。”

他亲自把盘子端过来。赖德、洛曼诺和斯万高兴地接过酒杯。查理摇摇头，笑了笑，沃德没有勉强。房间里出现了一阵难堪的沉默。不甘寂寞的洛曼诺叉开双脚站在炉火前，在这时举起了酒杯。

“先生们，”他开口说道，“我建议来一段祝酒辞。我相信，在这种时候，由我祝酒最为合适。不管她现在对各位多么无关紧要，时至今日，不论各位对她看法如何——”

“等一下，”赖德用他一贯的粗鲁态度冷冷说道。“我建议你收回祝酒辞，因为我正巧只想喝酒。”

洛曼诺愣住了。“噢，当然。非常抱歉。我太唐突了。我敢说，这些人中间她最对不起的就数我了。”

“离题太远，”赖德说完，将杯里的酒一饮而尽。

斯万同样喝完了酒，接着轻声笑了笑。“我想，这些人她没有对得起的，”他说。“但有许多事情我们应该忘掉。没错，兰蒂妮总是先想到她自己。她自己的愿望——自己的幸福。不过，她可是一个天才，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应该宽容一些。许多年来我一直觉得自己一听到爱伦·兰蒂妮这个名字便要生气——可我刚刚见到她时——”

达德利·沃德正在往大家的杯子里重新斟酒，这时他停住手。“刚刚？”他重复道。

“对。我从里诺开车到塔霍客栈，顺便进去和我的朋友、客栈经理吉姆·丁斯戴聊聊天。走进休息厅时，我以为里面没人，但我接着看到在桌子上放着一条女人用的头巾。我向壁炉边望去，看到头巾的主人正坐在那儿。我走近些——灯光很暗——但在我看清她的面貌之前，我知道那就是爱伦。当然，我知道她住在里诺，可我并不是很想去见她。我们几年前分手的时候——啊，我没有必要讲起那些事。总之，我一直回避见她。但这回我们还是见面了——舞台已经布置好了，好像她早有安排。我们两人又在一座几乎废弃不用的旅馆里，在灯光暗淡的门厅单独见面了。她跳了起来。“弗雷德，”她向我叫着——

洛曼诺凑上前来，他的脸在兴奋地放着光。“她看起来怎样？先生？不很胖吧？她的嗓音——您觉得她的嗓音——”

斯万笑了起来。“嗨——嗨，我看她完全正常。实际上——这也是刚才想要说的——虽然她对不起我，但我在那一刻却又重新感到了她往日的魅力。她看起来和过去一样迷人。她伸出双手——”

“她会的，”赖德愤愤地说。“我能再来一杯吗？”

“她很可爱，”斯万接着说。“正在那时，丁斯戴走了进来，和他一起进来的还有一个叫比顿的年轻人——”

“休·比顿，”洛曼诺嚷道。“是她从摇篮里勾到手的小娃娃。一个少不更事的孩子！她要在里诺这个柜台上把我们俩做交换呢。呸！我也想喝点酒了。”

“对，情况确是如此，”斯万承认。“他是爱伦新近的情人。她就是这样作介绍的，带着过去那种高傲的神气。还有比顿的姐姐，一位非常漂亮的姑娘。我和爱伦的会面到这时就没有什么浪漫气氛了。”

“兰蒂妮到客栈干什么？”沃德问道。

“据我推测，她是丁斯戴的朋友，开车到客栈吃晚饭的。当然，她不会就住在那儿——她在里诺的疗程已进行了四星期，所以她呆在外面不会超过几个小时。不用说，我没有久留很快就出来了。”他向众人看去。“请各位原谅，我并不想独占这次交谈的机会呀。”

“是爱伦独占了我们的交谈，”达德利·沃德微笑道，“不是您。她又玩起老把戏啦。先生们，我们7点钟开始吃晚饭。现在，阿兴带你们去看各人的房间，不过恐怕各位要先到楼上走廊里，认领各自的行李。斯万医生，我已经给您安排了房间，虽然，我很遗憾，您并不打算在此过夜。阿兴——这老家伙陪

哪儿去了？”

男仆出现了，开始带着大家上楼。

沃德把一只手放到陈查理的胳膊上。“7点差一刻，在二楼靠阳台的一边我的书房里，”他轻声说。“只谈几分钟。”

陈查理点点头。

“还有一件事，先生们，”沃德大声说道。“请不必穿得太正规。当然，这是纯粹的男性聚会。”

他站在那儿，看着人们走上楼去，脸上浮现出嘲讽的微笑。

查理顺从地跟着阿兴，走进一间温暖、舒适的卧房。老仆人打开灯，放下陈查理的提包，然后抬起头来，望着这位来自火奴鲁鲁的同胞。他的脸很瘦，像是干柠檬的颜色，他驼着背，腰也弯了。只有一双黑眼睛依然透露出他的种族特征：陈查理看到，老人的眼里闪烁着一种真正的幽默感。

“警察？”阿兴问。

查理微笑了一下，默认了。

“有人说你是聪明人？”阿兴继续说。“也许是。”

“也许是，”查理表示同意。

阿兴庄重地点点头，出去了。

查理来到窗前，透过高大的松树间的空档，望着白雪覆盖的山岭和一片冬夜的天空。这种从未见识过的美景深深地吸引住陈查理，等他到书房去见主人时，竟比约定时间晚了3分钟。

“没有关系，”沃德这样回答查理的道歉。“我并不想在这儿把整个事情都讲一遍，——这件事我要留到吃饭时再讲。我只想说欢迎你的到来，我希望你能帮助我。”

“我将会尽力而为，”查理向他保证。

“对你这样精明强干的人，这不过是小事一桩，”沃德接着说。他坐在一张宽大的书桌后面，一盏雪花石膏制的台灯在桌面上投下柔和的白光。“但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件事对我极其重要。我把你请到书房，是想告诉你我为什么在今晚将这三个人请来——但你来到后，我又意识到我一定低估了你的才智。”

查理微笑道：“经过考虑，您又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吗？”

“对。给你写信时，我想我可以通过书信与他们联系。但那种办法很难令人满意——至少，我自己一直这么想。当我向人提问时，我喜欢看着他的脸。后来我听说这个洛曼诺正在旧金山，而且身无分文——我知道假如给他钱，他会到这儿来的。斯万一直住在里诺。还有赖德——他和我从小便是朋

友，虽然他做过兰蒂妮的第二位丈夫，但这从未影响我们的友谊。于是我决意在今晚把他们都叫到松影别墅来。”

查理点点头。“您的计划非常明智，”他表示赞同。

“我会提出所有的问题，”沃德继续说。“但我不知道会得到何种答案。他们现在并不爱兰蒂妮，我想。但由于某种原因——或许是要遵守以前许下的诺言——我们也许难以了解到需要知道的情况。我拜托你，请你认真观察每一个人，看看是否有人未讲真话。你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我知道。”

“恐怕您对敌人的才能估计过高，”查理说道。——“哪儿的话！”沃德叫道。“我们必定能找到一点线索。说不定能得到我们要寻找的一切。不管结果如何，我希望你能感到你在我这里不只是一个侦探，而且是我的客人，一位贵客。”他面前的书桌上放着一对盒子，一只鲜黄色的，另一只颜色深红。他把靠近的一只打开，推到查理面前。“你要不要在饭前来支香烟？”他问。查理谢绝了。沃德自己拿出一支，站起身，把烟点上。“这间小书房很舒适吧？”他问。

“的确如此，”陈查理点点头。他向四处扫了一眼，想到一定有位女子在这里整理过。华美的印花窗帘；房间各处几盏电灯上精致的丝绸灯罩；地毯厚而柔软。

“往后这就像你自己的书房一样，”主人说道，“你要做什么事——譬如写信——只管到这儿来。我们现在该下楼了，是吧？”查理第一次发现沃德的双手在抖，前额上也渗出了细密的汗珠。“这次晚宴对我至关重要，”沃德又说，他的话音在句子中间突然哽住了。

不过，等他们走下楼梯，来到聚在炉火旁的众人面前时，沃德又是那个心情愉快的主人了。他面带微笑，从容镇定。他带着4位客人穿过一条短短的走廊，来到餐厅，将客人安置到各自的座位上。

宽敞的橡木嵌板的房间，餐桌上闪光的银餐具，这一切充分表明沃德家族声威显赫。从弗吉尼亚城起家，考姆斯托克矿脉被逐渐开发，沃德这个姓氏便在美国西部四处传扬，大受尊敬。第一位达德利·沃德可没有环行合恩角的轮船；他在淘金者的队伍中风餐露宿，艰苦跋涉。关于这些勇敢的开矿者有一句广为人知的名言：“胆小的从未上路，懦弱的倒毙中途。”现在这个名门望族后继乏人，只剩下坐在餐桌上首位的这位举止优雅、头发灰白的绅士了。查理环顾桌子四周，想起他在火奴鲁鲁家中的11个儿女，不禁为眼前的景况摇头叹息。

在开头一段时间里，虽然主人言谈得体，餐桌上的气氛仍然略显紧张。只有陈查理知道他来松影别墅的原因；其他人似乎无心闲谈，只想静静地揣摩。显然，达德利·沃德尚未做好准备，还不想立刻把事情挑明。阿兴送上主菜时，查理用粤语同他说了几个字，阿兴也用粤语简短地答了一句。

“请原谅，”陈查理向主人点了点头，“我擅自问了一下阿兴的年纪。他回答得不明不白。”

沃德微笑道：“我想这位老先生自己也搞不清楚吧。估计超过72岁了——活得够长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我们家做佣人。我知道谈论自己的仆人不大妥当——但阿兴几十年前就超出了那个范围。从我开始记事，他一直是我家成员。”

“我曾听人说起老一辈华人雇工在加州的忠心服务。”陈查理说道，“我从内心感到骄傲。”

赖德突然开口了。“你所听到的句句是事实，”他说，把身子转向沃德。“我还记得咱们做孩子的时候，达德利。啊，那时阿兴对咱们有多好！他常给咱们做吃的——但总是抱怨个不停。大碗大碗浇上鸡汁的米饭——到现在我还经常梦到。当时他已经在你们家干过不少年了，是吧？”

“我祖父把他从内华达州领来，”沃德回答。“他来的时候我刚满3岁。我所以能记得，因为那一天我们家正在草坪上为我举行生日宴会，由阿兴当班——那是他上工的第一天。草坪上有许多蜜蜂，我猜想那是被阿兴做出的饭菜引来的，就像我们这些小孩子。不管怎样，我记得阿兴——当时他还很年轻——托着一盘蛋糕骄傲地朝我们走来，这时有只蜜蜂突然螫了他的腿。他把蛋糕撇下，哎哟了一声，责备地盯着我母亲。“美国的蜜蜂真厉害，”他抱怨道。“如果我要写回忆录的话，我想就应该从这儿写起——这是我能回想起的第一幕情景。”

“我想那次宴会我没能赶上，”赖德说。“它比我早到了几年。不过我记得后来又有许多次——在阿兴的厨房里。阿兴是咱们那伙男孩子的朋友，总是有求必应。”

沃德的表情很严肃。“像阿兴这样的人现在几乎找不到了，”他说。“真应该在金门公园树起一座雕像——或者至少在华人也参加开拓的著名的蓬车路上立块石碑——献给加利福尼亚人有史以来最好的朋友。”

正在这时，阿兴走了进来，谈话中断了。跟着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由于今晚的谈话迟迟不入正题，洛曼诺和斯万看上去颇有些不耐烦。从他们刚进门时偶然说过几句之后，大家对爱伦·兰蒂妮就只字未提。洛曼诺两颊发红，白皙的双手在他的汤

盘上方飞快地动个不停：他在椅子上不断地改换坐姿。斯万也表现出一些内心烦躁的迹象。

咖啡终于端上来了，接着，一托盘雕花玻璃酒瓶放到了达德利·沃德面前。

“先生们，”他说道，“这里有本尼迪克特甜酒、薄荷酒和桃子白兰地。还有波特葡萄酒。都不在禁酒之列——各位在我这儿不用担心违法。你们想喝点什么？请等一等——阿兴这家伙到底去哪儿了？”他摇了摇手铃，华人老仆急急忙忙赶了回来。“阿兴——看先生们喜欢喝点什么——替他们斟酒。现在——”

他顿了一下，众人都期待地看着他。“现在，先生们，你们都想知道我为什么要把各位请到松影别墅，你们都想知道为什么火奴鲁鲁警察局的陈探长也在这里。我明白，我已经让各位等了很长时间，但实际情况是，我不愿提起这件事。要把它讲清楚，我就不得不回顾过去，提到一段我曾希望永不再提的往事——我和爱伦·兰蒂妮的婚姻生活。”

他把椅子从餐桌前推远一些，架起了二郎腿。“阿兴——你是不是忘了雪茄？啊，好——先生们，要抽烟的请便。我——我在近20年前在旧金山与爱伦·兰蒂妮结婚。当时她刚从夏威夷群岛来到大城市。一个18岁的姑娘，带着她的歌声——即使在那时她的歌声就已令人倾倒。但她还有更多的品质，她带有一种新鲜气息，她快乐、活泼、容貌姣好——不过，我没有必要讲起她的魅力，特别是在诸位面前。她举办了一个小型音乐会，我见到她，听了她的演唱。求婚的过程很短。我们办了婚事，到巴黎去度蜜月。

“在巴黎的那一年——我永远也忘不掉。我愿意公正些。她可可爱极了——当时，她向欧洲最好的教师学习，教师对她的嗓音赞不绝口，这使她无比快乐。这同样使我快乐——我快乐了一段时间。

“后来我才逐渐意识到这美好的一年已经打碎了我的全部梦想——我对建立家庭，生儿育女的向往。安稳的家庭生活对我们已不可能了。她决意要做一个职业歌手。我想象着自己——首席女歌手的丈夫——带着一只狗跑遍欧洲，等候在舞台的出口，要永远忍耐她那古怪的艺术家气质。这种生活对我毫无吸引力。我这样对她讲了。

“也许我有点不讲道理。我刚才说过，我愿意对她公正些。在那些年，男人们对妻子的事业并不像现在这样引以为荣。不管怎样，我和爱伦之间开始了无止无休的争吵。我把她从巴黎带回家，回到旧金山，因为那时已是春天，又从那儿来到这座别墅。我看得出她永远不会满足于我所向往的那种生

活。”

他沉默片刻。“我恳求各位原谅，”他接着说，“我在讲自己的私事。但我必须补充一句，我们的争吵每天都在升级，到后来两人都说了一些刻毒伤人的话，互相变得仇人一般。当她看着我时，我能看出她的眼里饱含敌意。六月的一天——就在这个房间——我们的分歧达到了顶点，她离开了这座别墅，再没有回来。

“我拒绝和她离婚。但在将近一年后，她在中西部某州谎称我遗弃了她，因此申请离婚。我没有跟她打官司。我当时仍爱着她——或者不如说是爱着那个已作为我妻子的年轻姑娘——但我意识到我已永远失去她了。我把账目算清，一切都结束了。”

他转向医生。“斯万医生——您不想再尝点白兰地吗？请不必客气。到现在为止，先生们，你们不会明白我为什么要讲这些。但还有一件事——这件事我只是在最近十天才偶然听到。

“有一个理应知情的人告诉我，当爱伦·兰蒂妮离开松影别墅时，她带走了一个不愿告诉我的秘密。我从一位完全可靠的人士那里得知，她离开此地6个月以后，在纽约的一家医院生下了一个孩子。一个男孩。她——和我的儿子。”

有一段时间他没再说话。围坐在桌旁的人都在看着他，有的人面露同情，其他人则感到震惊。

“我说过，”沃德继续说道，“爱伦恨我。也许她有理由恨我——噢，我愿意公正些。她一定非常恨我，所以才决意不让我得到快乐——不让我知道我有个儿子。或许她是担心这会使过去的争吵重新开始。或许仅仅是——出于仇恨。我——我认为这太残忍。”

“她一向残忍，”赖德粗声粗气地说。他同情地把一只手放在沃德的胳膊上。

“总而言之，”沃德接着说，“她把这孩子交给了有钱的朋友收养。当然，这不是合法收养。但是她同意永远放弃这孩子，让他换用另一个姓氏，答应永远不去见他。这种事她干得出来。她的事业便是一切。

“先生们，这就是我想说的。你们能看出我的处境。我现在已经——不年轻了。我的一兄一姊都已去世，没有留下孩子。如果这是真的，如果这孩子还活着，我在世上的某个地方就有一个儿子，现在快18岁了。我的所有家产——都是他的。我要找到他。”他提高嗓音。“苍天在上，我一定要找到他。虽然这牵涉到兰蒂妮，但过去的事我不再计较。我不再恨她。我要我的儿子。”

“所以，”他放低声音，继续说，“我派人请到了陈

探长。在调查过程中，我将尽最大力量支持他。我刚用去了10天时间——我只是刚刚开始——”

“这些事都是谁告诉你的？”赖德问。

“啊——说起来倒很有趣，”沃德答道。“这都是爱伦重回这一地区间接露出来的。大概是在8年以前，爱伦到内华达州和——呃——斯万医生离婚，因为那时她正倾心于——请原谅，医生——”

斯万微笑道。“噢，没关系。我们都是受害者——在这儿我们不妨坦率些。她想和我离婚是因为她爱上了——或者说自以为爱上了——她的司机，一个名叫迈克尔·爱尔兰德的英俊小伙子。我站出来，反对离婚——但她不管怎样还是办成了。不过，她可没有搞到迈克尔。这是她在情场上少有的一次失利。她离婚的前一天，迈克尔和爱伦的侍女，一个叫塞西尔的法国姑娘私奔了。这侍女硬是把迈克尔从她手里夺走了。真有点好笑。迈克尔和他妻子仍住在里诺，他在当地一家民航公司做飞行员。”

“完全正确，”沃德点点头。“我在两周前——来到这里，就派人到里诺雇两个佣人——一名厨师，一名整理内务的女佣——当女佣的恰好是迈克尔的妻子。看来他们过得并不很宽裕，所以她决定暂时当一阵佣人。来这里之前，她自然知道我和爱伦·兰蒂妮的关系，但开头几天她只字不提。当然，我先前从没见过也没听说过这个女人。爱伦在里诺逗留期间似乎经常乘飞机旅行，而她最喜欢的飞机驾驶员正是迈克尔·爱尔兰德。塞西尔嫉妒得要发疯，无疑她就是为了这个才同我讲起我儿子的事。她说在孩子生下不久她就随着爱伦做贴身侍女，爱伦曾叫她发誓永远保密。”

赖德摇了摇头。“一个吃醋的女人讲出的话，”他说，“请原谅，达德利，你是否有点过于轻信了？这不是最可靠的证词，你应该知道。”

沃德点点头。“我明白。但对这样一件大事我不能不加以理会，而且那女人讲的情况听起来不像是胡编的谎话。而且，我想起了过去发生的某些小事，爱伦在这座别墅里最后一段疯狂的日子讲过的某些话——很可能确有其事。我的意思正是要查明此事到底是真是假。”

“你问过兰蒂妮吗？”斯万医生问道。

“没有，”沃德回答。“在第一阵冲动之下，我给兰蒂妮在里诺的旅馆打了电话，但在接通之前，我还是明智地挂断了。如果陈探长认为合适，他可以找爱伦谈一次，但我知道这毫无用处，我早就了解她了。”

“先生们，在开始调查时，我应该把希望放在你

们三位身上。你们都像我一样，曾与兰蒂妮结过婚。我不认为她会有意向在座的某一位讲起孩子的事，不过即使如此——这种事还是有可能露出痕迹。一份错拆的电报，打到某个陌生城市的电话，一次偶然会面——通过这些方式，你们当中或许有人撞见了她的秘密。我绝不是要你们违反信义。我坚持认为如果爱伦在这种事上欺骗了我，这就是一种非法的残酷行为。作为男人对男人，我请求各位，如果你们能够，就请帮我弄个明白。对爱伦什么事都不会有，对孩子只会发生于他有利的事。你们看得出来——为了此事我会不顾一切——我一定要——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

沃德恳求地望着众人，他的嗓音几乎提高到歇斯底里的程度。约翰·赖德最先开口了。

“达德利，”他说，“现在没有人会比我更乐于帮助你——假如我能够。上帝知道我绝不顾忌爱伦·兰蒂妮的感情。不过你也知道，我和她在一起的时间最短——这是有她插手的地方我所遇见的唯一一次好运气。在一起的时间很短，又折腾得不得安宁，所以我从没听说你今晚讲到的事——做梦也没想过。我——我很抱歉。”

沃德点点头。“我估计会是这样。”他向斯万和洛曼诺看去，脸色变了。“在继续询问之前，我想补充一句，对于任何有价值的情报——对不起，我没有冒犯的意思——我愿以重金酬谢。斯万医生——你和兰蒂妮生活了几年时间——”

斯万眯起了眼睛。他摆弄了一阵咖啡杯，取出他的眼镜，戴上，然后又重新放回衣袋。

“请不要误会，”他缓缓说道。“虽然我刚才讲到我和兰蒂妮在客栈重逢，讲到她的魅力，但她在我心里已经一文不值了。为了一个司机就把我甩了，现在想起来还不是滋味。”他一向快活的脸上出人意料地闪现出惊人的凶恶表情。“不”，他粗声粗气地补充道。“我绝不想保护这个女人——但我非常抱歉，这件事——啊，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沃德脸色发白，显得疲惫不堪。他转向洛曼诺。歌剧指挥整了整衣服，开口说话了。

“数目——呃——酬金的数目，沃德先生——这全由您来定吧。我相信您作为一位绅士，总是讲信用的。”

“我想你完全可以放心，”沃德冷冷地回答。

“兰蒂妮——她现在仍是我的妻子——但她对我又算什么呢？在纽约，我们已经签好财产转让条款。执行条款之后，我将同意她再次离婚。她付了第一批款子吗？没有。我总得吃饭呀——对不对？我也曾有过自己的事业——也曾胸怀大志——现在都

完了。她毁了我的前程，毁了我的一生——现在她又要把我一脚踢开。”他把搁在桌子上的手攥成拳头，黑眼睛里猛然射出一股怒火。

“你打算告诉我的是一——”沃德在一旁提醒他。

“先生，我错拆过一份电报。里面讲到她儿子的一些情况。她对我说得不多，但也足够了。确实有一个孩子。我只能讲出这么多。当然，我记不得电报上的签名了。”

“但是——电报发出的地点呢？”沃德叫道。

洛曼诺看着他——一个急需钱用的人急切、狡黠的眼神——也许为了钱他会撒起谎来。

“地点我现在忘记了，”洛曼诺说。“不过我可以再想一下——好好想想——我肯定能想起来的，您尽管放心。”

沃德绝望地看着陈查理。他叹了口气。正在这时，走廊另一端的起居室里传来开门声，跟着是一阵尖锐而清晰的狗叫。

达德利·沃德的4位客人吃惊地抬起头，好像他们从犬吠声中觉察到令人不安的东西，听出神秘的不祥之兆。阿兴拖着脚走进来，俯身在主人的椅子上，低声地说了几句。沃德点点头，吩咐了一声。接着，他脸上露出嘲弄的微笑，站起身来。

“先生们，”他说，“希望我这种古怪的幽默感不要惹恼了诸位。我是凭着一时冲动办事——也许我做错了。不过，当斯万医生讲起他在客栈的邂逅，我便想如果再请来一个人，我们的聚会便完美无缺了。而且，因为她就在附近——”

“兰蒂妮，”赖德叫了起来。“你把兰蒂妮请来了？”

“是的——请她来小叙片刻。”

“我不见她，”赖德抗议道。“我多年以前就发誓永不见她——”

“噢，不要这样，约翰，”沃德说道。“不要那么古板。兰蒂妮会把这事当成一场玩笑的——我没告诉她你们都在这儿，但我知道她不会介意。斯万医生已经见过她了。洛曼诺先生也不反对——”

“我？”洛曼诺嚷道。“我正想和她谈谈呢！”

“完全正确。我愿意忘掉过去。别闹别扭了，约翰。”

赖德两眼看着桌面。“好吧，”他同意了。

达德利·沃德笑容可掬。“先生们，”他说，“我们到女士那里去吧？”

3. 名花委地

他们穿过走廊，来到起居室，但“女士”并不在。两位男子正坐在炉前烤火：其中一个身材矮小，红润的圆脸显得挺快活；另一个十分年轻，长着一头黑色卷发，面色苍白，眉目清秀。年长的一位迎上前来。

“你好，达德利，”他说。“又和从前一样了，是吧？爱伦回来了，还有——呃——还有过去的一切。”

“你好，吉姆，”沃德答道。他把客人们介绍给吉姆。看来，这就是丁斯戴先生，客栈经理。等沃德讲完，客栈主人转向同来的青年。

“这是休·比顿先生，”他说。“爱伦和比顿先生的姐姐到楼上去换一下衣服——”

洛曼诺早已跳到青年身边，和他握手。“啊，比顿先生，”他叫着，“我一直想见你。我有许多话要讲。”

“哦——是吗？”青年带着吃惊的口气回答。

“没错——是的。你就得接管一项十分重大的任务。你是音乐家，对这事知道得很清楚。爱伦·兰蒂妮的禀赋，她的天才需要有人守护，有人照料，需要鼓励。以艺术的名义，这都是你的职责了。她对馅饼表现如何？”

“馅——馅什么？”青年结巴着问道。

“馅饼！她见了馅饼就不要命，必须加以限制。这不是件容易事，但是对她必须手段强硬。不然她就要发胖——变得臃肿不堪。还有香烟。你准许她每天吸多少支香烟？”

“我准许她？”比顿像看疯子一样盯着洛曼诺。

“嘿——这是她自己的事。”

洛曼诺抬起头来，两眼望天。

“啊——我就担心这个。你太年轻，不会明白其中的道理：太年轻，不该承担这么重的任务。她自己的事？我的先生，那样的话她就完了。她会把自己的嗓子吸坏，再也说不出来。她会把自己的辉煌事业彻底毁掉——”

他的话被楼梯顶端的一阵响动打断了。爱伦·兰蒂妮开始下楼了。房间一侧长长的楼梯为她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入场口，对此她并非不晓得。实际上，她刚把女伴打发回屋去办一件小事，这样她就可以独占这座舞台了。这件事本身正是对爱伦·兰蒂妮的极好写照：她曾经年轻、可爱，天真无邪，现在却暗藏丰满、太重修饰，在这种职业性的技巧上过于精明

了。

她打定主意，要来个富有戏剧性的出场亮相。这就是她的出场了，怀中抱着一只形容疲惫、显得衰老不堪的波士顿小猎狗。沃德在楼梯口等着她，她看到沃德独自一人站在下面。

“欢迎你回家来，爱伦，”他说。

“达德利，”她叫道。“亲爱的达德利，这么多年没见到你。不过”——她把狗举起来——“不过可怜的恼恼——”

“恼恼？”沃德不解地重复道。

“对呀——就是这条小狗的名字——可你不知道。你不可能知道。我给它取了《蝴蝶夫人》里那个婴儿的名字。我的宝贝——可怜可爱的小宝贝——它伤风了。我知道我不该带它来——湖上太冷了——总是那么冷。阿兴在哪儿？快把他叫来。”老仆出现在兰蒂妮身后的楼梯上。“噢，阿兴——把恼恼带到厨房去，给它一点儿热牛奶。一定要让它喝。”

“我带它去，”阿兴厌倦地回答。

兰蒂妮又对他详细地叮嘱了一番。这时，一位年轻姑娘身穿别致的晚礼服，毫无做作地走下楼梯。沃德向她问好，又向客人们转过身来。

“这位是莱斯莉·比顿小姐，”他说。“我相信诸位对她的到来一定十分高兴——”

但是，爱伦·兰蒂妮回到起居室里，正尽情倾泄着她旺盛的精力和独特的魅力。“亲爱的老阿兴，”她嚷道。“一点没变。我经常想起他。他总是——”她突然停住了，两眼疑惑地扫视着众人。

达德利·沃德让自己露出一个愉快的微笑。“爱伦，”他说，“我想你早已认识这几位先生了。”

显然，她需要找个机会喘过气来。最后，她的目光落到了陈查理身上。“不——不全认识，”她说。

“噢，是的——很抱歉，”沃德回答。“让我介绍一下，这是火奴鲁鲁警察局的陈查理探长。来度假的，我应该补充一句。”

查理走上前来，躬下身，吻她的手。“不胜荣幸，”他喃喃道。

“陈探长，”她说，“我听说过您。”

“我也听说过您，”陈查理对她说。“不过我说的话就有些画蛇添足了。说得更详细些，我曾经很费力地听过您的演唱。”

“很——费力？”

“对——您也许能想起来。有天晚上您途经火奴鲁鲁——您的故乡——办了一次音乐会。就在夏威夷皇家歌剧院——举办音乐会前不久演唱厅刚换上新的铁皮屋顶——”

大名鼎鼎的兰蒂妮拍了一下手，笑起来。“结果下雨了！”她嚷道。“我确实还记得！当时我只能呆一个晚上——轮船在零点就要离开——所以我一直唱下去。就在那个锅炉厂——看起来真像锅炉厂——大雨把屋顶的铁皮敲得哗啦乱响。真是一次少见的音乐会！不过那可是——几年以前了。”

“在我的印象中，您当时非常年轻。”查理说道。

她向查理送上一个迷人的微笑。“有一天我会再次为您演唱，”她说。“那时就不会下雨了。”

她又重新获得心理平衡，对自己充满信心。她朝达德利·沃德给她请来的那一帮古怪的客人转过身。“真棒，”她叫道。“棒极了！我亲爱的人都聚到一起了。约翰——看上去老是那么严肃——弗雷德里克——你额头上怎么没戴反光镜？我记得你总是戴着。还有路易——你也在这儿——真没想到——”

洛曼诺先生以他一贯的敏捷步伐跨上前来。“是的，我当然会来，”他答道，眼里闪着光。“你想不到我会来，你更想不得将来你走到哪儿，我就会追到哪儿，除非你的记忆力会很快恢复。我是不是必须提醒你，在纽约我们曾说好——”

“路易——别在这儿说！”她跺着脚。

“好吧，不在这儿说。但总有可说话的地方——不能再拖了——我说话算话。看看你的鞋！”

“我的鞋怎么啦？”

“湿了！全湿透了！”他急躁地转向比顿。“世界上就没有橡皮套靴了吗？嗯？我刚讲过——你还不明白该怎样履行职责。你让她穿着那双睡鞋在雪里乱跑。这怎么能算爱伦·兰蒂妮的丈夫——”

“噢，请安静些，路易，”兰蒂妮叫道。“你总是这样令人厌烦——一个老妈子。你以为我需要一个老妈子吗？不——我就是为了这个喜欢休。”她向休·比顿走去，青年人似乎朝后退了退。“休对于爱情比对橡皮套靴更感兴趣——对吧？亲爱的？”

她怜爱地用手指抚着青年的黑发，这种作戏的姿势使看到的人都感到有些不自在。达德利·沃德连忙地掉过头去。他看到莱斯莉·比顿的脸上现出厌恶的表情，便试图引开这姑娘的注意力。

“您第一次到西部吗？比顿小姐？”他问。

“正是第一次，”她答道。“我也很喜欢西部，除了——”

“里诺。”

“就是这样——我不喜欢里诺。那地方就像在一个人的视野里投下一片黑影——您不这么看吗？见过里诺之后，还有什么情趣可谈呢？”

“很遗憾您有这种感觉，”沃德说道。他赞赏地

看着她。休·比顿的姐姐甚至比休更加漂亮。但在她的棕色眼睛里有一种忧虑的神色：那本该永远微笑的嘴唇紧紧抿着，看上去不胜疲惫。

“达德利——能回到这里太好了。”兰蒂妮又把他拉回到众人的谈话中去。“你邀请我来，真是再好不过。因为我总要来的。有几次我差点降临你的别墅了。”

“那我会备感荣幸，”沃德回答。

“也许会大吃一惊，”她笑道，“我说‘降临别墅’，是因为我坐着飞机。你知道，我经常从你这里飞过，我还看到你在房子后面开出了飞机场。”

“噢，是的，”沃德点点头。“我的许多朋友都有飞机——我自己也喜欢偶尔飞一下。”

“飞行员跟我说他可以随时着陆，”兰蒂妮继续说。“不过，总没有合适的时间——不是太早就是太晚——要不就是急着赶回去。”

“我听说——你喜欢飞行？”说话的是斯万医生，脸上露出恶意和轻蔑的表情。

“噢——喜欢极了！这是世界上最令人兴奋的活动。那真是自由自在——再来不受拘束了。特别是在这儿，在白雪覆盖的群峰间，在这些神奇的湖泊上空。而且，我找到了这样一个天才飞行员——”

“是么？”斯万说道。“但我记得，你在几年前就找到他了——”

兰蒂妮快步向约翰·赖德走去，他正远远地离开众人站着。

“约翰，”她说，“很高兴又见到你。你看起来精神很好。”

“真不巧，”赖德答道，“实际上我感觉比外表要差得多。达德利，恐怕我不能奉陪了。晚安。”他朝众人鞠了一躬，匆匆上楼了。

爱伦·兰蒂妮耸了耸丰满的肩膀，笑了起来。“可怜的约翰，”她说。“他总是对生活过于当真。这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就是这个样子——不能再变了——”

“爱伦，”达德利·沃德说道，“你喜欢重游旧地吗？”

“喜欢极了，”她快活地答道。“我简直高兴得要发疯。”

沃德看着她，心中暗暗称奇——这么多年了，她依然生气勃勃。自从回到这个房间，她就没有沮丧过一分钟。沃德回想起两人的婚姻生活。那真是一段令他发狂的日子。“和兰蒂妮在一起，每天都像过圣诞节，”有一次他曾这样对自己抱怨道。

“那么，也许你愿意到各处走走，”沃德继续说。“有几处略有改变——我愿意指给你看一下。如果

客人们宽宏大量，允许我离开一会的话。”

大家有礼貌地表示同意，丁斯戴举起了酒杯。“你的威士忌酒，达德利，允许你做任何事情，”他笑道。

“很好，沃德微笑道。“爱伦，我希望你看一下那间旧书房，我刚请了一位室内装饰师把它重漆了一遍——或许全搞糟了。因为我们经不起旁人说闲话，我要给你带上一位监护人。陈探长——你来看一下好吗？”

“万分荣幸，”查理微笑道。“警察在需要的时候总是随叫随到。”

爱伦·兰蒂妮同众人一起笑着，但在她的蓝眼睛里藏着一种大惑不解的神情。丁斯戴走过来，看了看手表。

“只是提醒你一下，爱伦，”他说。“如果你要在午夜前回到里诺，过一会儿就该动身了。”

“现在是什么时间，吉姆？”

“9点35分。”

“我要在10点动身，11点之前到里诺。”

吉姆摇摇头。“今晚不行——那些公路太难走，”他说。

“就在今天晚上，”她笑道“但是不走那些公路。小爱伦不那么走。”

休·比顿抬起头来。“爱伦——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他问。

兰蒂妮爱怜地瞟了他一眼。“休，做个乖孩子。你和莱斯莉从客栈坐汽车回去。那是一辆破烂的旧车，可能和我们来时一样，又要在路上熄几次火。不过那对你们没有什么，而我却要抓紧时间。达德利打电话邀我来时，我突然想出个极好的主意。我打电话到里诺，要他们把我最喜爱的飞机和驾驶员派来。他将在10点钟到达。这不是妙极了么？月光这么美——我兴奋得要死。”她转向沃德。“迈克尔同我说你的机场上装有电灯？”

沃德点点头。“有。我过一会儿就去开灯。一切都有条不紊——你的计划的确不错。和从前一样，你总有些出色的主意。”

洛曼诺坐在房间的一角，一直同休·比顿激动地谈着。这时他迅速站起身。“我要到卧室去，”他说，“我要给你列一张表，说明她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会有用的——”

“噢，请不必费神了，”比顿表示反对。

“这是我的责任，”洛曼诺严肃地答道。

沃德站到一旁，让他的客人们走在前面。洛曼诺靠在兰蒂妮的身边走着，来到二楼走廊时，他迅速朝她转过身。“我的钱呢？”他问。

“路易——我不知道——没有寄给你吗？”

“你完全清楚，从来没寄给我。我怎么活呢——”

“不过，路易——出了一些问题——我的投资——噢，我请你现在不要打扰我。”

“洛曼诺先生，”沃德说道，“我建议你遵从兰蒂妮夫人的意愿。这就是你的房间吧，我息。”

“好吧，”洛曼诺耸耸肩。“可是，爱伦，我还没有说完。在分手之前我们一定要讲清楚。”

他走进自己的卧室，其他人来到靠房屋正面一边的书房。沃德把几盏落地灯打开，兰蒂妮一下子坐到书桌前的沙发椅上。沃德和陈查理都看到她的脸突然变得憔悴不堪，失掉了刚才的活泼生气。那么，兰蒂妮的确也有沮丧的时候。生活并不总是令人兴奋的圣诞节，有时则是圣诞节后的疲倦的早晨。

“哼，这个小畜牲！”她叫道。“我恨他。。达德利，你能看出我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置身在旋风里面，兴奋、疯狂，每时每刻都充满喧嚣，却又毫无价值。我太累了——累得要命。如果我能找到片刻宁静——”

陈查理看到沃德的脸上充满柔情，现出真诚的怜悯。“我明白，亲爱的，”沃德说着，关上了房门。“但你永远不会得到宁静——这一点我们在过去就知道了。你注定属于聚光灯下辉煌的成功——舞台上庄重华贵的出场。来吧，振作起来。”他把桌上的香烟盒递给她。“抽支香烟。或许你更喜欢这种牌子的。”他又去拿另一烟盒。

兰蒂妮从第二个盒子中抽出一支，点上了火。“达德利，”她说，“到你这里又使我回到了少女时代。这让我深有感触——”她向陈查理望去。

沃德的眼中突然显出坚决的神色。“对不起，”他说。“陈先生用不着回避。我一直在想你为什么不会接受我今晚的邀请。现在我明白了——你是来做飞行表演，搞出个壮观的场面。你有没有想过——我请你来的原因？”

“啊——我当然想过——不管怎样，你的确爱过我。我以为你还想见我一次。当我看到约翰·弗吉德里克，还有路易——我就不明白了——”

“那当然。爱伦，我请你来，因为我想让你知道，我正和你的几位丈夫接触。我还想让你认识一下陈查理探长。你也知道，他是一名侦探。陈探长和我在今晚开始了一项调查，这项调查也许要花几个星期——也许在此时此地就能结束。你完全有能力结束它。爱伦，事情过去这么久了，我不再怨恨你，更无报复。我已经想了很长时间——也许我从一开

始就错了。我请你到松影只想问你一件事——我的儿子在哪儿？”

陈查理在一旁观察着。他想，坐在面前的如果不是一位天才的演员，就是一个备受谣言中伤的女人；她的表情丝毫未变。“什么儿子？”她问。

沃德耸耸肩膀。“很好，”他说。“我们不必谈下去了。”

“不，我们要谈，”爱伦·兰蒂妮说道。“达德利——别犯傻了。一定是有人对你撒了谎。你不知道这些年他们一直在诬陷我吗？我受够了，并不在意——但如果你听到了使你不愉快的事——又要为此乱撞一气——我劝你别做傻事。假如你能告诉我——”

“没什么，”沃德答道。“告诉你又有什么用？”

“如果你用这种腔调讲话，”她说，“我毫无办法。”她的表现出人意料地冷静。“顺便说一句——你是不是最好把机场上的灯打开？我另外还想给悄悄找一条小毯子——它用得着，飞机上的防寒坐毯不够用。我以后再还给你。恼恼要和我一起走。它喜欢坐飞机旅行。”

“好吧，”沃德点头答应。“我先去办毯子的事，然后再去开灯。”他朝门口走去。“塞西尔，”他喊道。“噢，阿兴——请把塞西尔叫到我这儿来。”

他回到书房。“塞西尔？”兰蒂妮问道。

“对，”沃德回答。“是你过去的佣人，我想。你那位天才飞行员的妻子。你不知道她在这里么？”

兰蒂妮又点上一支香烟。“我不知道。不过在前几分钟我本应该猜到。达德利，她惯于扯谎，脾气又坏得很。她还从我家里偷过东西，当然，这是预料之中的事。她不会讲真话的。我不知道她给你讲了个多么离奇的故事，但不管怎样——”

“你怎么知道是她告诉我的？”

“我已经看出有人在你家里散布了谎言，达德利，现在我又发现塞西尔在这里。因果关系很清楚，亲爱的。”

“您叫我吗？先生？”站在门前的法国女子年约30左右，两眼美丽动人，但脸上却总是一副忧戚的表情。她对兰蒂妮看了好一会儿。“啊，夫人，”她喃喃道。

“你好吗？塞西尔？”女歌唱家问道。

“很好，谢谢您。”她转向沃德，等他吩咐。

“塞西尔，”她的雇主说道，“请给兰蒂妮夫人找一条小毯子——用来裹一条小狗的。”

“一条狗？”法国女子眯起眼睛。房间里静了一会儿，在一片静寂中他们突然听到远远传来一阵相当清脆的响声——没错，是一架飞机的轰鸣声。沃德